

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之分析：意圖、手段及影響

黃秋龍*

摘要

相較於民主自由國家常見的政治傳播、公共外交，中共慣用具政治影響力行動。由於意圖干預或介入境外政治，不僅存在著吾人所不熟悉的政治策略效果，甚至可能對傳統國際社會秩序產生衝擊效應。尤其，自由社會容許多元分殊政治主張之民主韌性，卻亦成為威權國家遂行干預或介入之介面。本文為理解所舉述相關事實題材，將就施展政治行為之政治策略觀念加以檢視。其主要政治策略形態包括：控制議題、選擇決策準則、控制資訊存取、利用外應行家、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善用臨時聯合、招撫反對者、操弄象徵符號、利用人際操控。同時發現中共正藉由次國家級灰色地帶，推進政治影響力。即使中共操控政治影響力話術，仍尚不足以顛覆世人既有民主政治認同，以及國際社會政治格局。

關鍵字：政治策略、惡意影響力行動、次國家級外交、灰色地帶

*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兼任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博士；E-mail: chiulung@ms21.hinet.net

Exploring the Strategy of the PRC's External Politics: Intentions, Means, and Impacts

Chiu-Lung Huang*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democracies, PRC tends to use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PRC's political strategy of intentional interference and involvement, which might have huge impact on traditional order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the democratic resilience of a free society that allows for diverse political views has also become an interface for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to interven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related factors,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PRC's external political strategy when it exerts political actions. Its political strategy includes agenda control, decision criteria selection, information access control, external coordinator, manipulation of influential people, coalition forming, co-opting the opposition, play of symbols,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PRC is pressing ahea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gray zone of subnational diplomacy. PRC will continue its political influential narrative; however, it will not upend our beliefs in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Political Strategy,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Subnational Diplomacy Operations, Gray Zone

*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h.D.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chiulung@ms21.hinet.net

壹、前言

相較於威權國家，民主自由國家由於舉行定期選舉與力行責任政治，能有效避免政權走向專制獨裁。然而，正由於此民主韌性(Democratic Resilience)價值，對威權國家統治體制構成強烈對比，從而導致俄羅斯、中共等威權國家，慣用政治影響力(Political Influence)，甚至具有惡意的影響力行動(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不僅意圖干預或介入我國與他國政治或重要選舉；於在地形塑有利於威權國家的政治議程，或其等所偏好之敘事話術。見諸，近年來民主自由國家，即持續面臨來自威權國家政治影響力與危害，除藉烏克蘭戰爭議題，向民主自由國家操弄戰爭疲乏(War Fatigue)情緒，伴隨烏克蘭疲乏(Ukraine Fatigue)效應，從而使得西方人道救援出現同情冷漠 (Sympathetic Indifference)危機，導致在地國家造成政治衝擊或民主陣營外交分裂。甚至，還屢見中共針對臺海安全情勢、中國大陸人權和經濟困難等爭議問題，持續壓制與中共官方話術相牴觸的訊息與人士組織。從而，中共應用政治影響力，可能存在著世人所不熟悉的對外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y)，值得識者關注。因為自由社會對各種分殊化政治主張具有較高韌性，然而所伴隨之社會矛盾，卻易成為威權國家遂行政治影響力之行動介面。

2018 年 4 月美國智庫新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亞太安全研究計畫前研究員柯海瑞(Harry Krejsa)，即曾發表「壓力當前：中國在民主社會發展影響力所及的活動」(Under Pressure: The Growing Reach of Chinese Influence Campaigns in Democratic Society)，其歸納發現中共已在三方面進行具有政治影響力，包括：(一)藉由影響政情，或利用境外財經手段，智庫、慈善、親中共機構，操控他國做出有利於中共的決策；(二)對親中共或反中共之學術機構，進行利多、監控兩手策略；(三)侵害學術研究專業價值，顛覆自由社會體系(Harry Krejsa, 2018: 1)。再者，就中共對外擴張威權影響力而言，2017 年 12 月 6 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民主研究國際論壇舉辦「銳實力：崛起中的威權影響力」(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座談，即從相對於民主國家常見之政治傳播、公共外交等軟實力觀點，檢視威權軟實力(Authoritarian Soft Power)境外擴張情勢。不僅歸納發現俄羅斯、中共威權政體，既採取有別於應用軍力與經濟之傳統硬實力威脅武器；又運用文化優勢、民主價值、公民社會等軟實力，正面宣揚其政權形象。然而，其等對外擴張威權影響力已被視為銳實力(Sharp Power)，經常針對特定國家，進行刺破、滲透或穿越(Pierce, Penetrate,

or Perforate)當地政治與資訊環境的銳利影響力(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6)。

質言之，相對於民主國家政治傳播、公共外交之贏得人心 (Win Hearts and Minds)軟實力，威權影響力係對資訊的操控或扭曲(Manipulating or Distorting)。從而，惡意威權影響力(Malign Authoritarian Influence)即針對民主國政治菁英、思想領袖，以及媒體把關人培養關係，並進一步針對民主體制內部，既意圖贏得民主勢力的支持，又在抑制批評威權政體之聲浪(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7)。由此可見中共慣用兩手策略，不僅伴隨政治上的統戰滲透疑慮，甚至會產生顛覆自由社會價值體系之問題。換言之，相較於民主自由國家常見的軟實力，中共政治影響力行動，存在著吾人所不熟悉的政治策略效果，甚至可能對傳統國際社會秩序產生衝擊效應。因此，本文先經由問題事實描述，做為研究發想，其所抽繹出之問題意識，皆取材於事實題材，以嘗試進一步辨識與探索中共政治影響力行動相關情勢。本文藉由解構觀念，除用以解釋中共政治影響力行動政治策略，也進一步說明其何以存在著侷限性。

首先，政治策略係指對主要的社會、社群或組織，贏得與持續制式的權力控制權之策略規劃。其常見 9 種形態包括：控制議題(Control the Agenda)、選擇決策準則(Select the Decision Criteria)、控制資訊存取(Control Access to Information)、利用外應行家(Use Outside Experts)、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Control Access to Influential People)、善用臨時聯合(Form a Coalition)、招撫反對者(Co-opt the Opposition)、操弄象徵符號(Manipulate Symbols)、利用人際操控(Use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其次，所謂惡意影響力行動，係指操控政治影響力所構成之危害。創立於 1879 年之當代知名「英國布萊克威爾集團」(Blackwell UK)，於 1987 年發行「布萊克威爾政治制度百科全書」(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將「政治影響力」(Political Influence)核心概念歸納包括：影響力之形式與管道，不侷限於單一政治系統或個人、組織；獨特類型之影響力，範圍從非常精確之壓力團體，到智能工作衍生之高度影響力擴散；政治影響力有別於個人或群體，應用其等經濟資源分配，以求有效擴張其政治生活影響力(Vernon Bogdanor, 1987: 459)。從政治影響力學理核心概念看來，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並非單一性機制，甚至不同於一般經濟動機之利益團體，其意圖足以衍生獨特類型影響力。故而，中共對外政治策略，常見多重管道干預或介入他國政治，就其對臺與涉外工作而言，不僅係統戰滲

透策略之延伸；而且若觸及危害政治、軍事、外交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領域利益時，尤其對在地緣政治情勢產生「影響與干涉」(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因此，從政治影響力核心概念之學術觀點看來，隸屬美國國家情報總監(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境外惡意影響力中心(The Foreign Malign Influence Center)，所歸納廣泛而充分之實證題材，著實驗證操控政治影響力所構成之危害。亦即，惡意影響力行動不同於一般常見之政治傳播、公共外交，主要是交互應用公然蓄意與隱蔽手段，以及政治滲透與情報工作，不僅衝擊當地內部政經情勢，甚至衍生離間分化國際社會正常交往關係之虞(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2)。惡意影響力行動以惡意程式對照來看，如同未經授權進入他國進行情報執法或政治活動(如同在未經授權進入主機執行程式)；或藉常規政治傳播、公共外交，掩護統戰滲透組織發展(如同在普通程式過程暗中進行惡意活動)；甚至利用議會非法遊說或繞過當地政府監管(如同在未經認證使用電腦資源)。

再者，次國家級外交(Subnational Diplomacy)是溯自美國前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倡議「轉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的延伸，即在中央政府之外，在社會基層和廣大公民中施加影響(Condoleezza Rice, 2006)。事實上，次國家級外交有別於公共/民間外交(Public Diplomacy)，不僅因其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更常見應用在對外政治策略，既不自我設限於外交部門單一性工作機制，甚至隱蔽非經濟動機，足以衍生獨特類型政治影響力。即使，非中共黨國體制之部門或市民社會、企業、學術、宗教等社群，也會被迫使為促進黨國利益而服務(Larry Diamond and Orville Schell, 2019: 8)。例如：藉次國家級社群，規避中央/聯邦政府或國際組織涉外安全監管，刺探、侵犯高新科技或營業秘密(Juma Mdimu Rugina, 2023: 83)。再者，國家元首與經濟、科技、學術等次國家級社群交往，不僅改變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形塑獨特類型影響力；甚至，附和中共偏好之政治話語。常見諸中共針對臺海情勢、新疆人權、香港國安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問題，藉次國家級外交社群，在國際組織場域發言投票或傳媒輿論表述，用以投射中共所偏好之敘事話術。(Elizabeth Economy, 2024: 18-20) 概括而言，次國家級外交既可成為中央外交之有效工具，也可能成為外部行動者影響一國行動之途徑(陳志敏，2001: 32)。固然，當前中共仍不足以改變國際秩序，卻尋求有利途徑增加其政治影響力，使國際影響力朝其方向傾斜(Joseph S. Nye, 2023:124)。從而，可見的

戰略傾斜態勢是，即使中共對外政治策略，仍引起周邊國家疑慮，然而彼此在外交、經貿與多邊機制之共生關係，仍將優先於相互升高軍備或軍事戰略抗衡(David C. Kang, 2023: 93-94)。

接續，本文將舉述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相關事實題材，包括手段方面：應用惡意影響力行動介入他國國情、常以合法與非法兩手策略交互應用、複合人工智慧與監控技術擴張影響力、藉次國家級灰色地帶推進政治影響力。進而，進一步檢視其意圖與影響，諸如次國家級領域成為政治影響力灰色地帶情勢，中共既意圖離間民主國家又試圖營造友「中」觀感，又持續應用公開與隱匿兩手交互策略。

貳、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相關事實題材

相關事實題材係圍繞本文主題意識，審慎選擇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政府或情報機關，以及重要智庫、微軟、第三方組織等，具可被公評之代表性機構，所公開發布之具體事實題材。考量渠等國家均係中共邦交國，還能發布該等題材，意謂著彼此在政治上做為「諍友」，既有一定彈性也相當客觀，且未破壞彼此正式外交關係。期使所選題材，更具價值中立、依事實舉證，也契合主題意識結構與推論需要。檢視中共操控政治影響力所構成之影響力行動危害，已經被比喻為「數位鴉片」(Digital Opium)(Valerio Fabbri, 2023)。其常見話術形式包括：利用在地協力者進行資訊操弄；反諷西方民主治理無能、腐敗、背叛人民等負面形象；渲染西方盟國分裂拋棄我國，實力不足與「中國」抗衡；美國係世界戰爭最大輸出及全球混亂的根源，美國國內貧富不均、侵犯人權等負面形象(人民網，2021；2023)。例如，2023年10月25日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即稱「美國好戰成癮，建國240多年只有26年沒有打仗，美國才是國際秩序的根本亂源」(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2023)。相對的，中共則全力宣傳「中國治理模式」優於西方、「中國」經濟軍事實力強大等「正面印象」(Robert M. Gates, 2023: 34)。顯然，中共在政治策略規劃上，所投射的選擇決策準則，係為強化其政治、軍事、經濟影響力，及擴張其總體國家安全目標。

一、應用惡意影響力行動介入他國國情

2023年9月28日美國國務院全球交往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GEC)公布「中共如何重塑全球資訊環境」(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eks to 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報告指出，中共正花費數十億美元，從

事「境外訊息操縱」(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方式包括利用宣傳、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和內容審查，同時推廣有關「中國」的正面新聞。中共在全球散播虛假訊息，其策略應用之關鍵要素為：利用宣傳和審查制度，促進數位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應用國際組織和雙邊夥伴關係、將拉攏與壓力結合，以及對中文媒體實施控制。具體案例見諸，中共官方對其所認定之敏感問題，經常透過線上和線下恐嚇手段，壓制異議並鼓勵自我審查；同時，也就臺灣議題和新疆人權等問題，對挑戰其官方話術之企業、機構與人士，採取嚴厲監管措施。再者，中共也就境外華語社區普遍使用的微信應用程式，針對個別內容製作者，進行審查和騷擾、招撫反對者，以及中國大陸企業所蒐集之數據，有利於中共進行特定監控需求。因此，中共不僅正在尋求如何創建新興的數位威權社會；同時也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其數位監控與傳播資訊控制策略，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隨著其他國家逐步效仿這些策略，也就越來越容易接受中共官式宣傳、虛假資訊和審查制度(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3)。顯然，應用政治影響力行動介入他國國情之政治策略，不僅常見應用控制議題、控制資訊存取、利用外應行家、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利用人際操控等手法，向外擴溢創建數位威權社會。

2022 年我國司法警察機關接獲檢舉指出，「中華微視」及「兩岸頭條」等臉書粉絲專頁，散布「日本為『臺海突發狀況』預作撤僑準備，認臺灣將踩踏中共紅線」等不實訊息，經蒐證後發現該等粉絲專頁與位於中國大陸、香港地區之「大陸微視網絡科技江蘇有限公司」、「香港中華微視有限公司」，以及在我國設立之「中華微視股份有限公司」有高度關聯，彼此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臺灣協力者中華微視公司收受 300 萬人民幣，共同藉由臉書與 YouTube 社群平臺，對我國投放內容爭議且參雜不實之訊息，企圖帶動社會輿論風向影響民眾認知。經檢調機關偵查後，於 2022 年 11 月 14 日展開搜索、查扣與約談行動(法務部調查局，2023)。由此可見，政治影響力行動之所以能介入他國國情，應用控制議題、利用外應行家、操弄象徵符號，不僅相對於單方面政治傳播顯得較為容易；而且使用實惠手段助於善用臨時聯合。事實上，類此不實訊息意謂「西方盟國分裂拋棄我國」，卻係中共刻意向國際社會進行之政治渲染，不僅為持續孤立我國，也意圖破壞我國與國際社會之實質關係。雖然，西方主要國家迫於國際政治現實，無法恢復與我國正式外交關係。然而，中共政治影響力行動，造成影響與干涉該等國家的客觀事實，也讓渠

等國家經常組團來我國參訪交流，學習我國防制中共統戰滲透之理論與經驗。我國不僅藉此持續經營國際社會實質關係，也彰顯我國對國際社會之重要性與貢獻度。

二、常以合法與非法兩手策略交互應用

中共慣於應用合法與非法交互手段，既試圖緩和批評「中國」之聲浪，又嘗試拉攏境外各界菁英或決策者，製造友好「中國」意識。誠如 2018 年 4 月 27 日美國智庫新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亞太安全研究計畫前研究員柯海瑞(Harry Krejsa)，所提之「壓力當前：中國在民主社會發展影響力所及的活動」(Under Pressure: The Growing Reach of Chinese Influence Campaigns in Democratic Society)觀點認為，中共已在 3 方面發展「銳實力」影響力及活動，包括：(一)藉由影響選情，或利用境外財經手段，智庫、慈善、親中共機構，操控他國做出有利於中共的決策；(二)對親中共或反中共之學術機構，進行利多、監控兩手策略；(三)侵害學術研究專業價值，顛覆自由社會體系(Harry Krejsa, 2017)。

2022 年 1 月 13 日加拿大情報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CSIS)向《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證實，該局正向國會參眾議員通報，提醒他們要提防外國的影響和干預行動。通報這些情報是為了提高議員們，對來自外國的干預和其他敵意行為的意識，加強個人保安措施，以保障加拿大國民及其利益。雖然該局並未公布受通報對象，但其中兩名華裔議員包括保守黨負責外交事務評論的莊文浩(Michael Chong)和新民主黨負責移民事務評論的國會議員關慧貞(Jenny Kwan)承認獲得了該局的通報。由此顯示，該局所謂的「外國」，主要是針對「中國」(自由亞洲電臺，2022)。

義大利警方於 2021 年期間調查發現，該國製造軍用無人機、飛機和太空飛行器公司—阿爾卑飛機公司(Alpi Aviation)，遭海外空殼公司馬爾斯(香港)信息科技公司(Mars, HK)收購控制 3 年。而併購雙方不僅未遵守法律規定，向義大利政府申報，而且併購行動除竊取義大利技術，還將生產轉移到中國大陸無錫人工智慧中心。此案不僅移請義大利檢察官偵查，也令世人驚覺，中共央企鐵路「中國中車」(China Railway Rolling Stock Corp)之中車資本控股有限公司(CRRC Capital Holding)，以及無錫市政府旗下投資集團共同資助之境外空殼公司，如何藉此民營空殼公司為掩護，獲取掌握特殊技術、企業控制權，然後再將該公司技術與智慧財產轉移、輸往中國大陸。雖然，Alpi Aviation 聲明否認違反將戰略資訊和技術轉移出義大利之相

關法律，並稱出售股權交易透明，且按實際價值出售。然而，中共藉此合法與非法兩手交互應用策略，不僅對義大利國家與區域安全利益構成危害，同時也暴露出義大利與歐盟投資安全審查體系之脆弱性，以及中共對外政治策略獲取歐洲敏感技術的精心布局。同時，具體揭示中共如何繞過歐洲薄弱的投資審查機制，來獲取敏感技術。因形勢所迫，當時義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政府於 2022 年 3 月 10 日宣布，除取消軍用無人機公司出售給該中企計畫該協議外，還對相關人員處以罰款，但沒有透露相關細節(Giuseppe Fonte, Angelo Amante and Gavin Jones, 2022)。

綜此看來，即使中共面臨美國發起的國際抗「中」聯盟與制裁行動，仍慣於繞過當地中央/聯邦政府或國際組織投資安全監管，甚至，利用西方民主國家立法與司法機關權力制衡的特性，在未達刑事起訴要件前，進行國會政治遊說或情報滲透，試圖影響當地國政府部門對「中」政策或外交行動。由此可見，中共應用兩手策略，不僅伴隨政治上的統戰滲透疑慮，甚至會產生顛覆自由社會價值體系之問題。固然，不論西方與中共，彼此藉自我正當化、敵人妖魔化，已成為國際政治現實。然而，政治影響力行動，對他國政治、選舉產生影響與干涉的客觀事實，卻可明確指出中共與西方的重要差異。一方面，西方再三自我正當化、敵人妖魔化，幾乎仍難以影響與干涉中共政治與選舉；相對的，中共政治影響力行動，更易於對他國政治、選舉產生影響與干涉。二方面，中共驅逐西方記者，整飭境外在陸公關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等作法，西方均屬罕見驅逐、整飭動作。再者，中共與西方同樣可藉政治傳播、公共外交，遂行具體、系統化政治作戰。然而，兩者迥然差異，一目了然。因為，中共對常規政治傳播、公共外交，可質變為惡意影響力行動。相對的，境外國家卻難藉此，對中共政治、選舉產生影響或干涉。

三、複合人工智慧與監控技術擴張影響力

中共正積極擴張進化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應用能力，由黨務、軍事、政府，以及學術科研機構共同投入；甚至已經超越其內部需要，將該等技術向「一帶一路」建設沿線國家輸出人工智慧監控設施，進而擴張中共地緣戰略與政治影響力。見諸 2021 年 3 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中國區域快照：揭露中共全球惡意影響力」(China Regional Snapshot: Exposing the CCP's Global Malign Influence)報告則指出，中共持續藉「一帶一路」倡議，擴張惡意影響力與政治干涉，包括鎮壓批評中共侵犯人權聲浪，以及脅迫當地國政府與我國切斷外交關係等問題(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2021)。再者，2023 年 8 月美國政策智庫「國際暨戰略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布跨境威脅專項研究報告專書「非戰鬥競逐：中國政治作戰戰略」(Competing without Fighting: China's Strategy of Political Warfare)指出，中共不斷運用情報、網路行動，資訊與虛假資訊行動、統一戰線工作、非常規軍事行動(Irregular Military Actions)與經濟脅迫等手段，遂行「非戰鬥競逐」(Competing without Fighting)。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共軍、武裝警察、海警(應處海洋維權、主權爭議)武裝力量之外，非軍事部門實質上也在實踐「非戰鬥競逐」。例如，包括：(一)外交部：策劃資訊、虛假與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活動，以及從事顛覆活動，進而提升「中國」影響力與權力；(二)工業和信息化部：與科技企業大學協作境外華人網路社群基礎設施；(三)公安部：監控異議與境外人士；(四)統一戰線部：操弄資訊、虛假與錯誤資訊活動，既為保護鞏固「中國」形象，甚至還壓迫特定境外人士與組織(Seth G. Jones et al., 2023: 8)。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 9 月 7 日美國微軟(Microsoft)威脅分析師，在博客貼文示警指出，中共正在利用人工智慧來擾亂美國選民，並在 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前挑撥離間。由於中國大陸已開發新的人工智慧，相較於其昔日影響力，它既可產生吸引眼神之內容，更有可能在網路串流氾濫。其人工智慧生成器，既能夠生成視覺上令人驚嘆圖像，又能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改進圖像。它們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人工智慧生成圖像，冒充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美國選民，其話術焦點，涉及種族、經濟問題和意識形態等議題。例如：槍支、暴力等政治分歧話題，以及詆毀美國政治人物。甚至中共官方媒體員工，偽裝成「獨立社交媒體影響者」。迄今，該等影響者，已經用 40 種語言，建立至少 1.03 億追隨者群體。見諸其中個案，則將自由女神像圖像經過修改，扭曲成自由女神既捧著傳統火炬，又拿著狀似自動武器。該圖片標題是「暴力女神」(The Goddess of Violence)，另一行則文字警告「民主和自由正在被拋棄」(Democratic & Freedoms Everything is Being Thrown Away)(美國之聲，2023)。

基此看來，藉由人工智慧與監控技術，不僅有利於遂行控制議題、操弄象徵符號政治策略；而且可利用外應行家、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並利用人際操控，影響與干涉當地國家政情。

四、中共藉次國家級灰色地帶推進政治影響力

中共針對臺灣、新疆、西藏、香港等敏感與核心議題，向美國當局之政治挑戰者，進行改變認知影響力行動。尤其是藉由次國家級外交行動(Subnational Diplomacy Operations)，不僅看似非主權性質交往，也不代表國家行動，然若國家

間正式關係出現問題時，次國家級外交仍然可以進行。甚至，次國家級外交呈現做為政治影響力行動之灰色地帶，除利用西方陣營政治矛盾與經濟實惠利誘，以緩和反對中共聲浪與勢力；也用以形塑中共在國際社會之話語權，影響他國選舉或政經情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西門子公司(Siemens)總裁博樂仁(Roland Busch)，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警告綠黨籍外交部部長貝爾克博(Annalena Baerbock)「不要與中國採取對抗性外交」，「如果發布出口禁令，意謂我們不能再從中國購買太陽能電池，德國能源轉型將就此告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22)。博樂仁曾於 2005 年在上海出任西門子公司汽車亞太區總裁兼執行長，到 2020 年 3 月擔任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迄今。西門子在中國大陸經營已逾一百五十年，目前擁有三萬名以上員工，21 個研發中心，主要從事電氣化、自動化與數位化領域業務，實際從事中國大陸城市生活就業等網路構築(SIEMENS，2021)。2023 年 8 月 10 日西門子公司公布 2023 年第三季度財報，博樂仁表示：「西門子的客戶都相信並選擇留在中國市場」，「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的客戶正遷出中國，恰恰相反，無論是本地的還是國際的(客戶)，都相信中國市場，並選擇留在那裡。」(大公報，2023)事實上，截至 2022 年底，中國大陸連續 7 年成為德國全球最大貿易夥伴。2023 年一季度，德國赴陸投資增長 60.8%。固然，數據反映著雙方貿易增長趨勢，2023 年 7 月 13 日德國政府則通過首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倡議「減少對華依賴」和「去風險化」。相對的，就在翌日，德國商會「聯邦經濟發展與對外貿易協會」(BWA)發布聲明，明確表示「不歡迎」這一「中國戰略」，認為該戰略影響德「中」貿易關係，不符合在陸德企利益(歐洲時報，2023)。

就德國汽車製造商福斯公司 (Volkswagen, 中國大陸稱：大眾公司)而言，中國大陸既是福斯汽車重要生產基地、供貨方，也是其極其重要的銷售市場。2022 年 6 月 30 日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接受德國發行人前 3 大新聞週刊之一《明鏡》(Spiegel)採訪，強調「中國」市場對德國經濟具重要性，並指出：「在德國，人們嚴重低估了中國給德國繁榮帶來的貢獻」，「如果與中國脫鉤，德國的情況看起來將完全不同，經濟增長、繁榮和就業機會都會受到影響」，「如果沒有與中國的業務往來，通貨膨脹將進一步加劇」。同時，迪斯也回應新疆問題表示：「我們一直在思考設置在新疆的工廠」，「時至今日，我認為我們應該留在那裡，

因為撤出的選項沒有任何用處。我們可以確保那裡不存在強迫勞動。」(德國之聲，2022)儘管上述均可視為常見之媒體採訪與政治傳播，從政治策略觀念看來，其藉由新聞採訪，不僅係善用臨時聯合，也是利用外應行家、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的政治策略形態表現形式。

2022 年 7 月 6 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 NCSC)，發布「守護我們未來：在美國州與地方層級保護政府和商界領袖，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行動危害」(Safeguarding Our Future Bulletin – 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簡報指出，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數十年來，與「中國」建立很多實體聯繫，通常給雙方都帶來益處，但是隨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領導下的官方機關，越來越尋求利用美「中」之間地方與企業關係，來影響美國政策並推進中共地緣政治利益。包括：(一)中共官方瞭解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聯邦政府，可能會尋求利用他們做為代理人，來宣導中共所希望的美國國家政策，尤其是關於改善美國與「中國」經濟合作；(二)減少美國對中共針對臺灣、藏人、維吾爾人、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人權方面政策批評；(三)中共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Subnational Diplomacy Operations)，既有公開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動，也同時具有欺騙性和脅迫性(Deceptive and Coercive)，看似良性商業機會或民間交流，實則隱藏著中共的政治議程；(四)中共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者，除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海外影響力活動扮演領導作用，中共外交部、公安部和教育部也參與其中，還有一些半官方實體或代理人，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五)中共採取軟硬兼施兩手策略，不僅廣泛蒐集對象訊息，甚至對象在職場生涯初期，就成為情蒐目標，以期在彼等晉升後加以利用，用來推動「中國」政經利益，甚至也利用經貿和投資，來獎勵或懲罰地方、企業領導人。概括而言，中共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不僅為其政軍地緣戰略與政治議程服務，而且也交互運用「地方包圍中央」(Using the Local to Surround the Central)與軟硬兼施兩手策略(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2)。同時，從政治策略觀點看來，既在控制特定議題，也具體反映中共選擇地緣戰略之對外決策準則。

2023 年 9 月 27 日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專責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USSCI)提出「防

制中共惡意影響力行動」(Countering China's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證詞，更指出中共經常利用在地評論家政治人物，以及前任官員等次國家級層級，形塑友好中共話術(美國參議院情報專責委員會：2023)。

綜合上述事實描述，可以歸納發現次國家級領域，正成為中共推進政治影響力行動之灰色地帶。其具體政治策略形態涵括：實體對象，利用外應行家、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以及虛擬空間，控制議題、選擇決策準則、控制資訊存取、操弄象徵符號等。

參、檢視次國家級領域成為政治影響力灰色地帶

一、意圖離間民主國家又試圖營造友「中」觀感

近年來討論甚為熱烈之俄羅斯利用媒體與政客，顛覆民主選舉，即係政治影響力更為隱蔽與效力長遠的應用。然而，中共應用政治影響力試圖進行對外干涉問題，美國史丹佛大學公共政策智囊機構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Larry Diamond，主持研究「中國」影響力擴張話語戰(Discourse War)與銳實力之學術團隊，在 2019 年即曾發布「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Larry Diamond and Orville Schell, 2019: 220)。見諸俄羅斯與中共，已被西方政治人物與《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以及政策智庫多方指稱，其等不當應用影響力，將對美國盟友的長期利益造成離間威脅。俄「中」兩國，已被一起歸類為最具侵略性(Martin Purbrick, 2023)。證諸在德國及歐洲最具規模，且專門研究「中國」議題的政策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即曾於 2018 年 2 月 5 日與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發表聯合報告「威權主義之進展：應對中國在歐洲政治影響力的日增」(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指稱中共正急速提升影響歐洲的力量，但其獨裁管制特性，卻對自由民主、歐洲價值觀與利益構成重大挑戰。中共主要透過公民社會、學術界、傳媒輿論與政治菁英等次國家級領域，影響歐洲政治。其目標在於就特定議題和政治議程獲得全球支持、削弱西方國家的團結，以及營造全球對中共現行政治體制更好的觀感(Thorsten Benner et al., 2018)。顯然，中共對外政策固然有其一定堅持，但利用矛盾之策略，則相對顯得有彈性。若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角度看來，其實既是政策和策略原

理的精髓，亦係中共黨和政府的生命，意謂一種對立面的統一，在原則的政策上要堅定；而在策略上，則可以是靈活的。行動時就是兩者之統一，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靈巧(王滬寧，1994：424)。

由於常態的次國家級外交行動，多採公開合法手段或常見之政治傳播方式，或以公共外交或城市外交等做為表現形式。然而，上揭事實顯示，中共次國家級外交，不僅企圖藉由煽動質疑美國領導能力與削弱民主價值方式，進而擴張其政治影響力，甚至還特別針對東亞地區與西太平洋區域。固然，中共政治影響力行動話術，尚不足以顛覆世人既有民主政治認同。然而，其應用公然蓄意或隱蔽手段與情報工作，已經衝擊他國內部政經情勢，以及國際正常交往關係。甚至，挑起特定矛盾政治情緒，對當地政經社會產生影響與干涉。

二、持續應用公開與隱匿兩手交互策略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與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曾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發布「小池塘裡的大魚：中國在歐洲的次國家級外交」(Big Fish in Small Ponds: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Europe)報告，指出中共對歐洲政策，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繞過歐盟機構和國家層級政府，穩步擴大與次級部門的聯繫，與數不清的地區和城市建立各類夥伴關係；而且次國家級外交導致對「中國」投資、研發合作以及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歐洲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基本上對「中國」持歡迎態度。同時，該報告亦發現美「中」兩國關係近年來雖然迅速惡化，從白宮到國會與美國聯邦層級的政界領袖，在「中國問題」上所持立場基本高度一致，但是在地方層級的州、市政府中，對「中國」的態度很多時候卻迥然不同(Heinrich Böll Stiftung, 2021)。藉由該所研究觀點，可具體檢視中共政治影響力的現實問題，不僅發現中共控制特定議題，雖為契合其「頂層設計」決策準則，企圖獲得全球支持，然卻衍生利用次國家級行動者灰色地帶，以及削弱西方國家團結的疑慮。概括看來，中共次國家級外交，隱喻著對立面統一的政治邏輯。亦即，雖係以小池塘形式表現，但其政策實質，將意圖讓許多小池塘，相互連結成大池塘，進而讓大魚得以優游其間。

2023 年 6 月 10 日美國馬奎特大學法學院(Marquette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史高維爾(Ryan Scoville)，在美國政策專家與政治菁英，經常發表言論、交流觀點之《法律戰》(Lawfare)政論網站，發表「中國利用次國家級外交取得美國科技的新證據」(New Evidence of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China's Pursuit of U.S. Technology)專文指出，中共獲取美國經貿機密與智慧產權，不僅達到歷史新高，

而且自恃次國家級外交與美國州政府推展隱匿關係，並將產業間諜、學術交流、投資，以及網路竊盜等手段，進行公開與隱匿交互應用。而今觀察歸納看來，可明確檢證出「目前中國『對內更為壓制，對外更為有進攻性』」的特殊情勢，同時還會持續下去。而且，中共次國家級外交之公開與隱匿交互應用手段，也讓西方主要國家備感疑慮(Ryan Scoville, 2023)。

事實上，國際社會已對中共之滲透勢力保持警惕。見諸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簡稱「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眾議員與兩位蒙大拿州共和黨議員辛克(Ryan Zinke)、羅森代爾(Matt Rosendale)，即曾針對「中美交流基金會」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指導之境外政治影響力機構，意圖控制、動員和利用人際關係來實現推進中共政治議程，乃於 2023 年 12 月 3 日連署致函建議美國蒙大拿大學，終止與該基金會任何交流合作關係。究其主因，係蒙大拿州前參議員博卡斯(Max Baucus)，於 2014 年至 2017 年在歐巴馬政府期間，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2017 年間與妻子在蒙大拿大學法學院，共同創辦博卡斯研究所(Max S. Baucus Institute)。該研究所正在籌辦兩場研討會，並將與「中美交流基金會」聯合舉辦 2024 年赴陸留學項目。然而，該大學稱與「中美交流基金會」所有關係均符合該州法規，拒絕「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之建議(Jimmy Quinn, 2024)。由此現象可見，正由於美國係高度自由民主國家，與中共交流合作，出現立場歧異現象，以及應用類似次國家級外交手段，向來屢見不鮮。然而，也正因為這種常見歧異，反而有利於中共利用矛盾，向民主國家進行政治影響力行動。

肆、結語

鑑於俄羅斯、中共等威權國家，干預或介入他國國情，已引起國際社會主要國家與周邊鄰國高度疑慮。本文以為，相較於民主自由國家常見的政治傳播或公共外交，事實上，其對外施展政治影響力，還存在著識者所不熟悉的政治策略效果。從而，以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為研究發想，概括發現其意圖與手段，將對既有國際社會秩序、民主政治產生衝擊效應，包括：一、應用控制議題、利用外應行家、操弄象徵符號政治策略，相對於制式政治傳播將更為容易。二、利用西方民主國家權力制衡特性，既應用合法與非法交互手段分別對待特定者，又試圖緩和批評「中

國」聲浪，嘗試製造友好「中國」意識。三、應用人工智慧複合監控技術，既有利於控制議題、操弄象徵符號政治策略；而且也能在實體層面進行人際操控。本文研究歸納發現，次國家級領域正成為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之灰色地帶，其具體政治策略形態既指涉實體對象，諸如利用外應行家、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善用臨時聯合、招撫反對者、利用人際操控；同時也向虛擬空間擴張，既控制資訊存取、操弄象徵符號，也操控特定議題，或為契合其黨國決策準則。

從中共施展對外政治策略經驗模式看來，其未來動向不僅慣於將合法與非法兩手策略交互應用，而且正在進階應用人工智慧與監控技術，向外擴張影響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藉次國家級行動層面，既為形塑其國際話語權，同時該層面儼然成為施展對外政治策略之灰色地帶。然而，其應用公然蓄意或隱蔽手段，以及政治滲透與情報工作，勢將衝擊他國內部政經情勢，甚至離間國際正常交往關係。尤其是藉此挑起特定矛盾政治情緒，對當地國情產生「影響與干涉」效應。顯然，此乃中共利用離間策略之政治話術與策略。特別是自由社會向來對各種分殊化政治主張，具有較高容忍韌性，然而卻伴隨著社會矛盾，反而易成為威權國家遂行政治影響力之行動介面。故而，本文從政治影響力學術核心概念，不僅結合西方主要國家安全機關與智庫安全政策報告以及相關實證題材，也應用政治策略 9 種形態，做為實務應用指標，用以辨識政治傳播、公共外交與惡意影響力行動，彼此間之關聯與差別所在。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人民網(2021/12/10)。西方輿論反思美式民主「五大弊端」。人民網。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1210/c1002-32304681.html> (檢索日期：2024/3/11)
- 人民網(2023/2/20)。霸權、霸凌與霸道—論美式民主的三原色。人民網。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3/0212/c40531-32621984.html>(檢索日期：2024/1/8)
- 大公報(2023/8/11)。西門子 CEO：客戶相信並留在中國。大公報。取自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11/2023/0811/880932.html>(檢索日期：2024/1/8)
- 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2023/10/25)。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美國國防部 2023 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發表談話。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取自 http://big5.gwytb.gov.cn/bmst/202310/t20231025_12576836.htm(檢索日期：2024/1/8)
- 王滬寧(1994/12)。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自由亞洲電臺(2022/1/22)。中國影響滲透加拿大 加國情報局與學者提出警告。自由亞洲電臺。取自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lf-01122022144316.html>(檢索日期：2024/1/8)
- 法務部調查局(2023/2/12)。調查局查獲中華○○公司收受大陸微視公司資金對臺進行認知作戰。法務部調查局。取自 <https://www.mjib.gov.tw/news/Details/1/822>(檢索日期：2024/1/8)
-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22/1/3。德國西門子總裁警告外長不要對抗中國。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取自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20103-%E5%BE%B7%E5%9C%8B%E8%A5%BF%E9%96%80%E5%AD%90%E7%B8%BD%E8%A3%81%E8%AD%A6%E5%91%8A%E5%A4%96%E9%95%B7%E4%B8%8D%E8%A6%81%E5%B0%8D%E6%8A%97%E4%B8%AD%E5%9C%8B>(檢索日期：2024/1/8)

美國之聲(2023/9/8)。微軟報告：中國利用人工智慧來擾亂美國選民。美國之聲。取自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using-ai-to-mess-with-us-voters-20230907/7259578.html>(檢索日期：2024/1/8)

陳志敏(2001/1)。次國家政府與對外事務。北京：長征出版社。

德國之聲(2022/7/1)。大眾總裁：沒有對華業務，德國通脹將更嚴重。德國之聲。取自

<https://www.dw.com/zh/%E5%A4%A7%E4%BC%97%E6%80%BB%E8%A3%81%E6%B2%A1%E6%9C%89%E5%AF%B9%E5%8D%8E%E4%B8%9A%E5%8A%A1%E5%BE%B7%E5%9B%BD%E9%80%9A%E8%83%80%E5%B0%86%E6%9B%B4%E4%B8%A5%E9%87%8D/a-62327465>(檢索日期：2024/1/8)

歐洲時報(2023/7/15)。德國聯邦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協會：德國政府「中國戰略」不符合德國中型企業利益。歐洲時報。取自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3-07-15/1129873181709991936.html>(檢索日期：2024/1/8)

熱點新聞。朱鎔基的第一次訪美。熱點新聞。取自 https://www.cnnews.today/showArticle?main_id=5551f74cd3c06edfcd02b82aa8ed30df(檢索日期：2024/1/8)

SIEMENS(2021/11/12)。西門子作為專注的科技公司取得成功開局，2021 財年業績表現卓越。SIEMENS。取自 <https://m.thesjoquists.com/www/Company/SiemensIndustry/newsDetail.ashx?id=105605>(檢索日期：2024/1/8)

二、英文部分

Benner, Thorsten, Jan Weidenfeld, Mareike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and Kristin Shi-Kupfer. (2018/2/5). 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s://merics.org/en/report/authoritarian-advance-responding-chinas-growing-political-influence-europe>(檢索日期：2024/1/8)

Bogdanor, Vernon. (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Diamond, Larry and Orville Schell. (2019).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at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 Economy, Elizabeth. (May/June 2024). China's Alternative Order. *Foreign Affairs*, 103(3), 8-24.
- Fabbri, Valerio. (2023/9/28). Chinese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 The Dawn of 'Digital Opium' *Geopolitica.inf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eopolitica.info/chinese-covert-influence-operations-the-dawn-of-digital-opium/>(檢索日期：2024/1/8)
- Fonte, Giuseppe, Angelo Amante and Gavin Jones. (2022/3/11). EXCLUSIVE Italy annuls sale of military drones firm to Chinese investors, sources say.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xclusive-italy-annuls-sale-military-drones-firm-chinese-groups-sources-say-2022-03-10/>(檢索日期：2024/6/18)
- Gates, Robert M. (2023/11-12). The Dysfunctional Superpower: Can a Divided America Deter China and Russia? *Foreign Affairs*, 102(6), 30-44.
-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2021/3). China Regional Snapshot: Exposing the CCP's Global Malign Influenc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Retrieved from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chinas-malign-global-influence-regional-snapshots/>(檢索日期：2024/1/8)
- iEduNote. (dateless). 9 types of political strategies. iEduNo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edunote.com/political-strategies>(檢索日期：2024/1/8)
- Jones, Seth G., Emily Harding, Catrina Doxsee, Jake Harrington, and Riley McCabe. (2023). *Competing without fighting: China's strategy of political warfare*.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Kang, David C. (Winter 2023). Still Getting Asia Wrong: No "Contain China" Coalition Exi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5)4, 79-98.
- Krejsa, Harry. 2017/12. Under Pressure: The Growing Reach of Chinese Influence Campaigns in Democratic Society, pp. 1-18.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0457?seq=3>(檢索日期：2024/1/8)

- Nye, Joseph S. (2023). Perspectives for a China Strategy, in Soft Power an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hifting Sand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17-127. Beijing: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12).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p. 1-7.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Executive-Summary-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pdf>(檢索日期：2024/1/8)
- Purbrick, Martin. (2023/4/12). United Front Work and Beyond: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netr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Societie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united-front-work-and-beyond-how-the-chinese-communist-party-penetrates-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societies/>(檢索日期：2024/1/8)
- Quinn, Jimmy. (2024/1/2). University of Montana Defies Call to Shutter Program Linked to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 *National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university-of-montana-defies-call-to-shutter-program-linked-to-chinese-influence-operation/>(檢索日期：2024/1/8)
- Rice, Condoleezza. (2006/1/18).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trieved from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檢索日期：2024/1/8)
- Rugina, Juma Mdimu. (2023). Economic Cyber Espionage: The US-China Dilemm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3(2), 77-90.
- Scoville, Ryan. (2023). New evidence of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China's pursuit of U.S. technology. *Lawfa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new-evidence-role-subnational-diplomacy-chinas-pursuit-us-technology>(檢索日期：2024/1/8)
- Stiftung, Heinrich Böll. (2021). Big fish in small ponds: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Europ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s://merics.org/en/report/big-fish-small-ponds-chinas-subnational-diplomacy-europe>(檢索日期：2024/1/8)

-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2). Overview of the Process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Notify the Public and Others Regarding Foreign Malign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Targeting U.S. Elections.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ni.gov/files/FMIC/documents/Overview_of_the_Process_for_the_Executive_Branch_to_Notify_the_Public.pdf(檢索日期：2024/1/8)
-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2023/9/27). Countering China's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27.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s-scook-092723.pdf>(檢索日期：2024/1/8)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3/9/28).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eks to 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e.gov/gec-special-report-how-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eeks-to-reshape-the-global-information-environment/>(檢索日期：2024/1/8)
- U.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2/7/6). Safeguarding our future bulletin – 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ni.gov/files/NCSC/documents/SafeguardingOurFuture/PRC_Subnational_Influence-06-July-2022.pdf(檢索日期：2024/1/8)

收件日期：2024 年 01 月 17 日

一審日期：2024 年 02 月 19 日

二審日期：2024 年 03 月 17 日

三審日期：2024 年 04 月 25 日

採用日期：2024 年 05 月 01 日

(本頁空白)